

山与家

□徐州 夏军武

前年秋天,我回到三汇坝。山坡上那些干打垒房子还在,灰色的墙,依着山势层层叠叠,像一群沉默的老人。我找到当年住过的那间屋子,门窗已朽,墙上爬满青藤。门前那300多级石阶还在,被风雨磨得圆润,石缝里生出密密的野草。我一级一级往上走,走到一半停下来,回头看——山谷在脚下铺开,远处的山一层淡过一层。那一刻我忽然想:父亲当年走这些石阶的时候,他回头看的是什么呢?

1970年,他带着我们全家从北京来到这里。那时我5岁,不知道这儿离北京有多远,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一个家安在这么深的山里。

后来我才明白,父亲所在的学校,就是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。这所学校百年间14次搬迁、12次易名。1953年迁到北京,改名北京矿业学院;1970年,响应国家号召,全校从北京迁往四川华蓥山深处的三汇坝,更名为四川矿业学院。父亲和他的同事们,硬是在荒山野岭上建起一座新校园。他们就地取材,一堵墙一堵墙地垒,一间教室一间教室地盖。那些干打垒的房子,粗糙、简陋,可是结实。像父亲那一代人,沉默、朴素,却扛得住风雨。

父亲的家在更深的山里。1926年7月28日,父亲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,爷爷在他20岁左右就走了,留下奶奶带着3个孩子。那样的年代,山里孩子的出路只有两条:认命,或者拼命读书。父亲选了后一条。1946年秋,他考上了大学。

他走出大山的时候,身后是奶奶送别的目光,脚下是弯曲的山路。他大概没有想到,几十年后,他又走进另一座大山,带着自己的妻子和3个孩子,在一道道山梁之间重新安家。更没有想到,最终他会在那片土地上建起别人走出大山的台阶。

父亲很少说他当年考大学的事,也很少说起工作中的事。他那一代人好像都是这样,不把自己的苦和光荣挂在嘴边,该做的

事做了,该扛的扛了,然后继续往前走。

他很少说自己的委屈,却觉得委屈了我们。

1972年母亲身体不好,带着姐姐和弟弟去上海治病,屋子里只剩下我和父亲。他脚上受了伤,肿得很厉害,躺在床上不能下地。5岁的我,每天要蹬300多级石阶到半山腰的食堂买饭,还要提着铁壶去开水房打水。那300多级石阶,我一天要走好几趟。铁壶灌满开水很重,我两只手抱着,走几步歇一歇,水汽扑在脸上,热乎乎的。开水房的阿姨认识我,每次都把壶灌得满满的,说:“小姑娘,慢点走,别烫着。”

我一级一级往上挪。父亲就在屋里的床上等着我。他从来不催我,也不说我做得不好。他只是在我把开水倒进暖瓶之后,轻轻说一句:“做得不错。”

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,反而觉得暖。不是因为日子不苦,而是因为在那样的苦里,5岁的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被需要。我能够照顾父亲了,我不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孩。那种被需要的感觉,让我在石阶上走得特别稳。

父亲对我们姐弟三人要求很严。他的书法好,就逼着我们练字。一撇一捺,一横一竖,写不好就重写。小时候觉得他太苛刻,别人家的孩子在玩,我们在写字;别人家的父母夸孩子聪明,我们得到的永远是一句“还差得远”。可长大之后,尤其是自己也做了老师之后,才慢慢明白,他教的从来不只是写字。他在教我们做人要端正,做事要认真,对自己的每一个笔画都要负责。

我们姐弟三人现在都成了国家双一流大学的教授和教授级高工,但父亲只是说了一句:“孩子们还行。”他从不夸张地表扬我们,不过从他看我们的眼神中,我知道,他是满意的。

1978年,学校经国务院批准迁往徐州重建,恢复中国矿业学院校名。1981年9月,全家随学校集中迁到徐州新校址。父亲1988年离休,可一天也没有真正闲下来。

最终回到了南京,成为德基美术馆的镇馆之宝。

如今,德基美术馆便是以冯宁所绘的《仿宋院本金陵图》为蓝本,打造一种全新的“金陵图数字艺术展”,通过尖端数字科技,用110米长、3.6米高的超大LED屏,以沉浸式数字科技手段重现宋代南京的市井生活。

当你戴上一个数字手环,扫码进入金陵图的游戏小程序,选择图中的一个古代人物形象,你便俨然化身屏幕中的小人,让画面中的“他”,跟随自己的脚步,以第一人称视角“穿越”回千年之前的古都。

最先见到的是宋时南京的乡野景致:起伏的山峦,蜿蜒的河流,翠绿的树木,骑马的行人,拿着各种工具劳作的农人……好一幅娴静而美妙的江南郊野图。

跨过郊野,遇上了热闹非凡的市集,秦淮河岸,古城墙与瓮城穿水而过,巍然挺立,鳞次栉比的沿河茶楼酒肆商铺里,各种叫卖声、嬉笑声此起彼伏,街巷间行人车马络绎不绝,瓦舍勾栏里还有人在说书卖艺,学堂里传来孩童读书声……最绝的是,还遇到了一个头顶器皿、穿梭街巷的“外卖小哥”,模样着实有趣,真想从他头顶之上顺带走几罐饮料,尝一尝当时热卖的饮品到底是啥滋味呢!

这种沉浸式第一人称的观展体验,着实有身临其境的穿越之感,让你不经意间便当了一回宋代的南京人,与画卷中众多不同职业、身份的“城中人”不期而遇,感受与体验当时的街巷风貌与市井生活,获得属于自己的参与感和情感共鸣。

当一天宋代南京人,真好!

他继续当班主任,继续站在讲台上,继续改学生的作业,比许多在岗的人还要忙。离休对他来说,只是换了一张退休证,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从教育岗位上退下来过。

2018年9月18日,父亲走了,享年93岁。

他走的那天,我觉得他只是像从前一样,又一次远行。他这一生走过太多地方,从山里走出来,走进北京,走进大山,又走进城市。每一次他都收拾好行装就出发,不抱怨,不回头。这一次,他只是去一个更远的地方。

父亲说,他这一辈子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跌宕起伏。他说得最多的是“我已经很幸运了”——一个山里孩子,能读书,能上大学,能为国家做点事,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人,他觉得这一生够本了。

回到三汇坝的那天,我在石阶上坐了很久。山风从谷底吹上来,带着草木的香气。当年那个提着铁壶的小女孩也快要退休了,而当年躺在床上等我回家的父亲,已经不在很多年了。可是我坐在这里,却觉得他还在。在干打垒的墙壁里,在石阶的缝隙间,在远处那些他自己参与建造的教室中,在每一个走出这座大山的学生的脚印里。

父亲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,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功业,没有留下多少财产。他留下的,是一笔一画的端正,是一级一级的坚实,是一个山里孩子走到山外、又回到山里为更多孩子铺路的,那样一个沉默的身影。

我站起来,继续往上走。石阶的尽头是当年的家,如今只剩一面残墙。但那面墙还站在那里,像父亲一样,不多说话,只是稳稳地立着。

爸爸,你走过的路,我们还在走。你垒起的墙,还在为后人挡着风雨。你教我们写下的每一个字,还在纸上,明亮如初。

今年是您诞辰100周年。我不说纪念,我只说,我回来看过了。石阶还在,山还在,家还在。您不在了,可到处都是您。

青石街1684号

NEW SUPPLEMENT
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摆摊

□镇江 项志明

小区门口,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,每天早上7点准时出摊。

老太太的小摊十分简陋,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帆布往地上一铺,上面整齐码放着各式居家小物件:梳子、汤勺、钥匙扣、毛巾、袜子、手套、打火机、冰箱贴,还有些小人书,再加上她自己编织的一些毛线小物件。

我偶尔会在摊前停下,买些小东西,和老太太聊上几句。零零碎碎的交谈里,我慢慢知晓了她的人生经历。女儿10岁那年,她的丈夫遭遇车祸离世。几年后,她又成了下岗工人。往后余年,辗转干过十多份活计:工地小工、饭店杂工、私企临时工、环卫工。好在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女儿懂事争气,如今研究生毕业,已在外地成家立业。

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孤寂,便想着出来摆摊。陪她出摊的两只小狗,是她收留的流浪狗。其中一只是残疾的,左后腿使不上力,总是蜷起来,靠三条腿一蹦一颠地跟着她每日出摊。守摊间隙,老太太学会了织些毛线小挂件。五彩毛线经老太太巧手编织,化作小猫、小狗、小兔、乌龟、金鱼等造型,配上钥匙扣,便是精巧可爱的小饰物。在一堆货品里,这些手织挂件卖得最好。

“日子总要过下去,心安便是好日子。”这是老太太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朝出暮归,岁岁安然。

青石街随想

□南京 王慧琪

南京人大约都知道,青石街是一条实有其名的街,而且知道它历史久远。

我是三十多岁才来南京的,听人说起过青石街东起邓府巷,西至糖坊桥。而这两处地名我倒记得蛮牢。南京一位很有名的诗人冯亦同先生八九十年代就住在邓府巷,我去他家里拜访过几次,印象中是踩着木楼梯上去,房子有些年代了,脚踏在楼梯上吱吱嘎嘎地响。冯老师的家狭小局促,上中学的女儿趴在一张小矮桌上做作业。冯老师十分热情,见我来了,忙不迭地给我烧水泡茶,问我工作和写作上的情况。他爽朗的笑声仿佛就响在昨天,可惜冯老师已离开我们好几年了。后来他搬到台城花园的新家我也去过多次,但邓府巷那间他们家住过的居所却时常会想起。

记住糖坊桥这个名字,也是因为一位诗人,他叫龚学明。1987年前后他从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报社工作,当时报社给几个大学生安排的宿舍就在糖坊桥。若干年以后龚学明写过一首诗,题目便叫《糖坊桥》,那首不长的诗,意象的运用比较奇特,由“糖”想到人生的“盐”,甚至想到当时报纸排版用的“铅字”,其间所蕴含的哲思颇令人品咂。

把一个实体的街名拿来做报纸副刊的名字,看似普通、平凡,没有多少创意,但恰恰见出一种高人之思,不露痕迹的平淡里给人注入无限大的遐想空间。

“青石街”可谓无处没有,每个人的心里或都住有一条甚至几条在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的“青石街”。副刊的命名者,其用意或就是让更多的人有话可说,有文可写。

“青石街”的编者,让我想起山中泉边,竹茶几上摆有舀水的勺和壶,若要品茶,茶叶由各位旅者自己带来,你尽可以泡出天南海北味道迥异的各色茶香。好水泡好茶,茶的原料一定是你自己的。

我出生在距南京不远的扬州,长久留在我脑海里的是一条少时常走的“青石街”——清一色的青石板路,街的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商店。记忆里常出现的,一是叫作“三和”的酱园子,门店高大而幽深,常年飘着酱缸的气味。柜台很高,大人让我来买酱菜,我要踮着脚,柜台里的伙计才能看到我。他童叟无欺,给我这样的小孩也是一张笑脸,问你买何物,需要多少,秤盘装来的酱菜用晒干的荷叶给你包好,然后扯一根细细的打包绳扎牢,递到你手上,并交代你慢慢走,别把东西弄丢了。

二是一家孙记理发店,常和父亲一块去理发。小孩子理发简单,三下五除二,成了;父亲除了理发,还要刮胡子。座椅摇到让父亲平躺,刮胡刀在一块挂在墙上的皮布上来回荡几下,是让刮刀更锋利些;然后用蘸了肥皂沫的软软的棕毛刷在父亲脸上涂抹,再用热毛巾捂一捂,这才开始进行刮剃。整个过程,父亲都闭着眼,很享受的样子。胡子刮干净,父亲显得年轻了几岁,遂惬意地换了我手,到隔壁茶食店买两块糕点给我。我也就心满意足地随父归家。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
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